

清明时节,一起来静静聆听朗读者讲述的故事 对故人的思念化作最柔软的声音,从浙报的朗读亭里传出 他们的思念 是否也打动了你的心房

本报记者 杨茜 陈锴凯/文 杨晓轩/摄

清明,一个追思的时节。

除了扫墓,还有什么表达哀思的方式?

前几天,钱江晚报发出邀请,请市民走进浙报集团大院,来做一名朗读者,向逝去的亲朋传递一份穿越时空的思念。

于是,许多市民揣着一份思念,带着一段故事,推开朗读亭的门,站到麦克风前,把文字化成声音流淌,远在天堂的故人一定听得见。

当自己一笔一划将故事写完,再一字一句地朗读出来,在朗读亭里,静得只听见自己的声音,所有的情感都迸发出来,一泻千里。

一起来静静聆听他们的故事,也许能感同身受。



徐佳魏



阮曼绮



曹玮芬

朗读者:

萧山新塘派出所民警 徐佳魏

下着雨,徐佳魏是穿着警服来的。

“兄弟们还在忙,这个星期都没回过家,我这会儿也算是溜出来的。等一下还要赶回萧山去呢。”朗读前,他攥着稿子,很紧张。

他的朗读是送给自己的前辈和战友郭建乐,大家都亲切地叫他“阿乐”。

阿乐是萧山新塘派出所的一名普通民警。虽然半路出家,但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、勤奋肯干。2011年4月27日,阿乐检查出患了淋巴瘤,依然没有离开岗位,还经常左手挂着点滴,右手接着电话在调解社区矛盾。2017年3月22日,他离开了人世,生命止于45岁。

徐佳魏是2013年参加工作的,当时阿乐已经开始接受治疗。“我们当公安的,真心苦,经常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不睡觉,跟同事在一起的时间远超过家人。所以,我们之间的感情,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说清楚的。”

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。但是在朗读中途,徐佳魏突然没了声音,接着就是放声痛哭。过了好一会儿,他偷偷擦去眼泪。

●给我的兄弟郭建乐——

阿乐哥,在天堂好好休息

阿乐哥,前几天我去帮你收拾办公桌,不想被人先一步,已经收拾好了。

我们总是在等待,好像你一直都还在。

你之前总是说,你的病马上就能好,让我们把座位留着,你要回来跟我们一起值班的。

我们照做了。

可是你却失约了。

还记得吗?2005年你从部队转业到新塘派出所,第一次穿上警服,你说你很喜欢这身警服,当警察是你一直以来的追求,你乐坏了。可当时你什么都不懂啊,你为了证明自己买了很多业务书。当时你老婆儿子也刚到杭州,在派出所边上的出租屋里,埋怨你为何不带他们出去走走。你说了句:我要尽快上手。

事实上,你哪里都没让我们失望啊。你都不知道我们在背后多少佩服你——只要你管辖的社区,几乎没人不知道你的名字。社区里的事情,你一个电话甚至比所领导都管用。

2011年3月你查出了淋巴瘤,所里都要求你好好治疗休息。可是你很倔,你说工作反而能让你更加快乐。我们拗不过你,只好让着你。

你病了,你努力得让人心疼。

我去病房看你,很多次你都是左手挂点滴,右手接电话调解社区矛盾。

今年3月份,我再去看你的时候你连说话都很困难了,可当时还是不断有村民打来电话。对村民,你瞒着生病的消息。你吃力地说,想看看是谁,可能需要帮助。

有时候我觉得你挺傻的,这样做值得吗?但是我又很敬佩你,我知道你真心热爱这份工作。50多次化疗,很多次骨髓穿刺你都没打麻药,你说这样就可以好得快一点。

可是病魔很残酷。

前不久,你打电话来说把你的警服带到病房,你想再穿一次警服。在病床上你最后一次穿上警服,你用力地举起右手,来了一个标准的敬礼。你说如果有来生还想当警察。

我们都哭了。

前两天你管辖的社区村民、书记以及认识你的朋友都来所里看你了,他们带来了你的故事,你的乐观,你的坚强,你的热心。

你办公桌上那本日历,我们已经帮你翻到3月。你还没来得及办的两个调解,我们也帮你做好了。

阿乐哥,在天堂好好休息吧。你未完的工作,我们会继续帮你完成……

朗读者:

采荷中学初一学生 阮曼绮

阮曼绮,13岁,杭州采荷中学的初一新生。戴着眼镜,一言不发。用铅笔写的草稿,她一遍一遍地看。中午特意跟学校请假来朗读,她想对英年早逝的舅舅说一句:我想你了。

舅舅,是在2015年12月12日的一场车祸中丧生的,年仅27岁。对于当时的阮曼绮来说,打击非常大。“舅舅来杭州之后,就一直住在我们家,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,也都是他照顾我。”

舅舅的离开,让阮曼绮第一次感受到对死亡的害怕。她依然清晰地记得舅舅躺在病床上的样子:一动不动,满身是血,鲜血还在往外流。她很害怕,害怕舅舅就这么一直睡下去,再也睁不开眼。当时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心里默默祈祷:舅舅一定要加油,肯定能活下来。

因为伤势太重,舅舅还是走了。

“我不敢哭,因为舅舅爱笑,总是笑着面对任何问题,我也要跟他学。”小女孩低着头说。

●忆舅舅

舅舅,您收到我写给您的信了吗?知道我想念您吗?自从您离开我后,再也没有人陪我去公园骑车;没有人陪我去农大跑步;没有人和我吹牛皮,讨论历史;没有人帮我遛狗,多多也被送到了乡下;妈妈没有空的时候,再也没有舅舅接我放学了。

舅舅,我现在已经上初中了,可以自己坐车回家了。只是,咱说好的一起旅行,成为了一辈子都完成不了的愿望,这是我最大的遗憾。

清明节,不适合说祝福。不知您在那头过得好吗?

我看不见您也触摸不到您的温度,只希望您天堂一切安好。

不要觉得孤单,我和妹妹是您最疼爱的外甥女,我们会常常来看您的。

不要担心外公、外婆,我们大家会替您孝敬他们的,让他们安享晚年。

您永远在我的心里,我们永远爱您。

朗读者:

中国水稻研究所 曹玮芬

小时候,老师布置作文题目《我的父亲》,曹玮芬总是很难落笔。

关于父亲的记忆,停留在了泛黄的老照片和妈妈百讲不厌的故事里。

她,43岁,在中国水稻研究所工作。在她只有7岁的时候,父亲因为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,留下母女三人相依为命。母亲没有改嫁,一路走来,很是辛苦。

“从小妈妈就教育我,要坚强。当同学们问我,怎么总是看不到你爸爸,我就会说爸爸出差了。这么说,同学们就不会说三道四了,也不会看不起我了。”

妈妈总说,你们的爸爸,年轻有为,不怕吃苦,工作上特别努力。照片中,父亲很年轻,很帅气。只是,每年去安贤园扫墓时,大部分墓碑上都是年老的照片,看着父亲的墓碑,总是一阵鼻酸。

●缅怀我的父亲

记得每年,母亲在家祭奠父亲时,蜡烛在燃,母亲的泪在流。

有句话,母亲经常挂在嘴边:“你爸爸是个老好人。好不容易分到了房子,还没来得及住进去,人就没了。现在日子越过越好,他要是能看到两个女儿这么出息,肯定很开心。”

有时,我会做梦梦到父亲,非常清晰。我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,父亲边走楼梯边叫我,走到厨房门口,父亲弯腰亲切地叫我:“玮芬,爸爸来了,爸爸来了。”我就醒了,时间永远定格在爸爸那张帅气的脸上。

都说女儿是父亲的贴心小棉袄,如果有来世,我还是要做父亲的女儿,让女儿好好陪你一直到老。